大明太宗文皇帝

目錄終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一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聖學

○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進呈大學正心章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縉等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慾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

東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於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閒暇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稱人意因歎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由自怠之過前代大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於穫乎

○永樂七年閏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諭甚至特

命為翰林侍讀學士賜冠帶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謝以其老賜勑令致仕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所言亦有拘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為要領亦在虛心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一語人君用之功效不小

○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問無事居家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強不可自

邊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事尤宜夙夜直清以率於衆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莫大於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便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乙巳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圜丘暴風未成禮而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蓋不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以正

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於治理
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於元旦咎孰甚焉爾文武
羣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變新正朝賀宴
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鈔仍如例給之

法祖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
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
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於是
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
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
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於戒警後王必
曰率乃祖攸行曰監於先王成憲此皆老成之言後世
輕佻諂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狥小人之邪謀至於國
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乃進吏
部尚書張紞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
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並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
望老成之意
○十一月己亥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

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
上曰板歲久則當易但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八月丙辰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鉦紅鼓各四面魷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
闕之請增製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
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上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垂定
何以悲為
上曰吾往日度江即入京見吾
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
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
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將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修實錄官曰自古帝王功
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紀載垂範萬年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
天地同運日月同明漢唐以來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
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畧之宜或昧是

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蹈於顯戮咸厥自貽今
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修太子少保兼兵
部尚書忠誠伯茹常為副監修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
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
必公用光昭我
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為無窮斯汝為
無忝厥職矣欽哉
○永樂元年五月己卯制諭文武羣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謚曰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順
天應人奮揚聖武掃平禍亂混一六合創業垂統制禮作
樂配功德於乾坤煥光華於日月帝王之盛無以復加
躋於遐齡上實
帝所萬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妣孝慈高皇后齋莊誠一善聖仁慈同勤開創化家為
國隆配
天之厚德為天下之母儀仰惟眷顧之隆永荷詒謀之慶
日月于邁深切孝思諒惟尊號未稱功德質諸前古必
在尊崇所當博詢輿議丕顯鴻猷庶用合萬世之公坂
尊親之志爾文武羣臣其定議以聞欽哉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於各佛殿誦

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等五寺
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上曰予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
不同為人君者奉
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
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無盜賊宗
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
抑末矣
○十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時為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已勑
吏部名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闕宜令歸俟命
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
棄況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閒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天地
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藹然可見縉等曰誠如聖諭
上曰朕於宮中徧尋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矣朕
深慟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者乎縉等

對曰國初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遂遣書各王府求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各布政司府州縣令官員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子之仍重賚之

○永樂二年五月己酉錦衣衛奏明日

車駕詣

孝陵請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感焉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利先親

上不答既而諭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又能擴充增益於前可以為孝士居官食祿能持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於當時顯名於後日可以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賓光昭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能事佛乃為孝乎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能凌弱衆不敢暴寡天
下宴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豈他福之
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者
上語禮部臣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若年
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
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
宗廟

節儉

○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
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
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朕受之必應厚
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八年三月庚辰
車駕北征駐蹕凌霄峰勑凡供具減半還興和因謂翰林
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朕服用素儉約非好為
節損亦天性如此今萬里出師為
宗社生民之計不得已勞苦士卒如之何尚役人以自奉
耶廣等頓首曰
陛下天性勤儉如大禹又憫恤下人如此蓋人人思盡心矣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贊聖
德者
上嘆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
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孫法
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曰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謙德
○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無事
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興兆
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九月丙午周王橚來朝且獻騶虞百僚稱賀
以為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
上謂侍臣曰適聞羣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夫有
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斯懼何可

便謂騶虞是天降祥於朕侍臣曰實出
天心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警未
嘗因祥自怠警怠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果為祥在
朕更當加慎
○永樂三年七月戊戌陝西興平鳳祥二縣進瑞麥三十
本禮部率羣臣上表賀以為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翼曰瑞麥固是嘉應但四
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外果無匹
夫匹婦之愁怨於下者乎覽表祗益慚愧耳君臣貴相

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等愧謝
○永樂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賀醴泉甘露之瑞賜
璽書諭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於
宗廟下祈福於生民而禎應屢見卿等謂朕德所致朕何
敢當斯蓋
上天之祐
宗廟之靈及爾文武羣臣協輔所致然自古有道之君祥
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蒙福人民乂安卿等宜勉
輔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西地震坤道貴靜占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

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伺察人情不可怠忽

○辛未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蘓息之豈肯適一己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廣榭今後宮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虜勞民力土木之事在今不為若云兵戈但當勑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由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卹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羣臣諭曰隆古聖王之世山川鬼

神莫不寧皆由君德修於上臣職修於下感應之機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灾異數見今地震京師固由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便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門因言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

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上曰帝王之興雖有天命亦須修德行仁以承之順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修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於亡

○永樂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己未

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敬謹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纖毫輕重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牘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欹側將墜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置於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牘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改之
恐失信於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於改至是因此申諭之
○七月丙戌
上諭奉天門羣臣皆侍語及四夷
上曰朕初即位恒慮德不及遠今四方夷狄來歸中心更
自警惕蓋慮志得則驕驕則患生朕與卿等雖隱微之
際皆當慎之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吏部尚書蹇義進曰
四夷慕
聖德而來
陛下篤恭不已華夏蠻貊永有所賴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巳勅皇太子曰朕以上元節張燈
午門意在與民同樂不意失火傷人雖由不謹之故亦
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茲祗懼以務脩省爾亦宜敬慎
勿懈凡各衙門進送物件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氷凝具樓
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
書呂震以為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
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涼薄託於萬姓之上懼弗克負
荷夙夜祗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祥異輒進
表賀顧朕寘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之所興宴安者
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職奉成憲用以輔朕

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其母
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九年四月己酉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
上勅文武羣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躬省
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豈所以相
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況在正旦永念厥咎凜
焉於心卿等宜各脩厥職以匡輔不逮
○五月辛未
車駕北征次西凉亭西凉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
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
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可以為殷監矣因下令禁軍士
斬伐樹木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車駕北征還至京師陳鹵薄
上乘御輦入謁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旦御奉天門朝羣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武羣
臣上表賀
上諭之曰四夷順則中國寧然不可恃此有怠意卿等當
相與一心敬天恤民恪勤政務用感召至和俾雨暘時
若百穀豐登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朕與卿等同享
治平之福羣臣舞蹈呼萬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車駕北征次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皇帝御制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歡不
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
欽遵
聖訓
己亥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自製詞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意亦
將垂示子孫俾有所謹飭遂命內侍歌之羣臣聽畢皆
叩頭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霑醉而罷

謹好尚

○永樂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獻道經者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則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不謹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墮其計將害無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樂五年九月壬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疢自少如神僊家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理近世有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此又愚之甚也

○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勤政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旦則出與

羣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永樂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諭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置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畧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七月戊子享

大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

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由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況君乎

○閏七月庚辰

上燕閒問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江西田家刈稻皆畢何獨早廣對曰臣鄉多種早稻故種獲皆早

上又問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於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於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於理如何於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中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逕送六科至是

上知之召參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決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國爾欲朕效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於聽受不厭倦也

○永樂五年四月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謂養之道當務簡默為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為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羣情

明決

○永樂元年九月丙申錦衣衛引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請付法司治之

上命釋之曰京師隙地小民艱於孳畜寺外有閑地則權以便之乃契佛濟利之心此何必禁

○閏十一月丁卯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諜報塔灘韃賊籠秃魯庶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寧夏惟賊帥嵬的哥以資粮不給不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至譎此語未必可信籠秃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裹粮然後啓行其以資粮不給為辭者嵬的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為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書勑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嚴哨瞭固守備不可怠忽既書勑未

行山西都司奏報韃賊五十餘人刼掠灰溝村黃甫川之地皆如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勑但於勑尾申戒之令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計窮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將訴於官典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部獄其刑部次聞

上以民被誣笑謗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此語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

○八月乙未有軍校縛至二人言比京城中往往盜剪官馬尾二人專鬻馬尾帽于市此皆因盜所得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官曰市中貨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罪之乎疑似加刑有累君其釋之

○十一月丙寅廣西欣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邑中皆蠻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祿廩無益於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擅離職請罪之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朴闕自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調用

○永樂四年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興縣知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陛下矜恕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止於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亦是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四月己丑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上曰人言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司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校尉付法司論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死何辜汝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今實自戕何悔諭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

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之

○十二月丁亥有盜殺人當刑令家人告乞貸死願服役遠方以贖

上曰貪生畏死人之同情豈獨汝哉欲人憐已曷不憐人汝前殺人時都不推恕於今當死乃望垂憐汝若可生則死者何罪命即日誅之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公差至外府其從者掠民財官府出榜禁約虎賁士揭榜訴府官誣已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其職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雖不掠民財是汝從人安得不知其所為知而不約束與自掠何異命法司以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死者

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病而人能呪死之理愚昧小人誣平民罔朝廷以規免已罪不可聽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

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永樂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肅王楧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涼衛軍者

上曰此或下人所為未必盡出王意勑王械成等送京師
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由左右小人
作威福於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於王前王與之狎暱
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於王
矣故讒佞德之蝨也林無蝨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
德不可不去也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種田民告運木罩民有怨
謗語
上曰軍民出力運木未免自嘆勞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
罪謫彼屯田必造誣以規僥倖脫已罪告訐之風不可
長命付法司治之

○永樂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
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
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干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人情
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
母寓其隣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賫橐紹言已與
部官厚可以賂免母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
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贓律指揮
當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

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汙衊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趾充軍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待建文時士人包彝吉所進楚王書藁與衆聚觀書中有干犯語請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瑣瑣追咎往事所告勿聽

○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岱言有內官奏千戶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衆捕之使民免於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閫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有逃軍言今年水潦傷田禾乞免秋粮究此人在鄉所行率不法且今歲蘇田少水而奸民多私決堤防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稅粮耳請俱罪之

上諭戶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堤車水求免稅粮恐無是理蓋與其勞力決堤車水曷

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官有九分入已
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餒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
察司亦嘗浙西水潦趙居任不恤民隱今居任此言未
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庚寅通政司奏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
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於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
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母無絕道者非謂繼母今繼母改適即義可
絕已失節於天乃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務實

○永樂元年正月乙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不蝕
請率百官賀
上曰之道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蝕適
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許
○永樂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
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正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者矣
上曰於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且陰
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為災以此言之可賀
乎乃止

○七月甲辰
上宴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已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
皆身歿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
必百歲之壽
○永樂五年五月辛酉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
以祝
聖壽
上不從曰人脩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
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為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七年三月甲辰朔
車駕巡狩北京駐畢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
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
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薦道
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殊俗
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
侍臣頓首曰
陛下守
太祖之法而以堯舜為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彼秦皇漢
武何足道哉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駕者辭
上進其耆老諭之曰京師丿烟輻輳欺詐者多爾等宜督
子弟務生業毋事游惰人衣食足則廉耻興風俗厚而
皆本於父兄之教爾等勉之

神武

○建文時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觀吳傑並以兵來攻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英老邁退
縮安愎而自用觀驕縱不治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匹夫
徒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衆而無紀律則易亂且擊前
而後或不知擊左而右不相應[illegible]今彼將帥不
專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不[illegible]霸之敗如
風行草偃其士卒非不多也大抵將為三軍司命將志
衰則三軍之勇不奮其兵甲雖多粮餉雖富適足為吾
之資爾等但秣馬厲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衆寡之用
者勝吾策之審者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即日
渡河而營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卧榻迨旦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燁燁相上下金鐵錚錚
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我軍既渡河景隆等軍
横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敵雖衆不過日中必破之衆踴躍爭奮後軍
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精卒萬餘先是戒張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敵鋒繼以馬步齊進乃令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爲戰勇氣百倍

上遥見我陣後塵起曰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馳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稍却數十步而止須臾復馳入敵戰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百餘合殺傷甚衆左右曰敵衆我寡難與持久宜就我軍併力擊之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於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刑勢相懸數倍我衆殆難破矣於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洋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

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速破乃易劒以勁騎驍出敵後突入馳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敗奔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將旗幟敵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煙焰天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盡得其斧鉞及委乘輜重器械斬首數萬

級溺死十餘萬追至雄縣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

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遠征況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惟陛下熟計之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庸守德州徐凱陶鎔欲城滄州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敵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備滄州土城隤圮已久今天氣向寒城豈易就我乘其備出不意急趨攻之敵有必敗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伐之意以怠之耳失今不取彼城完守備固難於力凡事貴密故未令衆知者慮泄王與能叩頭稱善

我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博陵兒窩兒坡數程無水皆不備趨此而徑至滄州城下是夜二更啓行盡夜三百里敵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倉遇敵哨騎數百盡擒之食時至滄州敵猶未覺督軍士築城我軍至城下始倉皇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及擐甲我軍四面急攻之

上麾壯士由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拔其城而先已遣人斷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匹生擒都督徐凱

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滸胡原李英張傑并指揮以下百
餘人餘衆悉降咸給諜遣歸
○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
車駕征虜駐驛蘭忽失温是日虜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
把禿孛羅等率衆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頓兵山巔不發
上駐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鐵騎
擊之虜敗而却兵攻虜之右豐城侯李彬都督譚青馬
驟攻其左虜盡死鬬
上遥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
數千級餘衆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勒餘衆
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哈木太平等脫
身遠遁
○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
車駕北征駐驛鷄鳴山虜之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徒勞
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
之未晚
○六月癸巳
車駕北征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為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明日得報虜攻萬全者其夕遠遁

○七月庚午

上親征北虜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輛西奔陷山澤中遇大雪寇倉卒以其衆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踐死者相枕籍餘衆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軍依山而陣

上乘高而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弩伐溪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馳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豈吾所得已哉將曰天道福善禍淫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上曰然

○七月己未

車駕北征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叛而
遁者繼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
灤海之側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前哨繼獲虜部曲亦
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成等還發
兵盡收虜所乘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諸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也虜為邊患驅之
遠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車駕北征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引兵抵白
邱山咸無所遇以粮盡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留
臣等一月粮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
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明日諭輔等曰昨日之言決矣古
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虜所存
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
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遂命班師

教皇太子

○永樂元年十月己未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於太子者為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難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庶務雖吏案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為臣之難他日庶可為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於載籍每覽昔人言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於人然人資稟有強弱迂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爾等輯此教之先宗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文華寶儼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於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今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為說庶幾成

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

○永樂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其道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太子天下之本於今正當進學之時朕欲使其知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徧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刋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令司禮監刋印賜之　勑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重爰簡文武才德之臣為爾輔賛蓋自古聖哲為政未有不審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虛己以納言庶幾整肅弘綱康理庶務然聽言之際宜加審擇言果當理雖芻蕘之賤必從之言苟不當雖王公之貴不可聽唯明與斷乃克有成至於武備亦宜盡心居處恒重於防閑幾務必嚴於慎密斯皆致理之要宜祗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託之重

○四月庚寅賜書諭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寛大戒躁急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亦不

可偏聽以為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天下幾務之重
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細其敬之慎之時
上聞皇太子譴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永樂八年二月乙巳遣書諭皇太子曰前命爾覆重囚
爾奏乞貰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
犯死罪以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
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復勑諭曰
往者朕以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名務本之
訓此書於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粗備且皆切實之言今
別錄賜汝閒暇能沈潛玩味觸類而長大有益矣

永樂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兔圖并羣臣所上表及詩
又賜白二子且賜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羣臣
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詩頌美者朕
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於理則有以感
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
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
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
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
言則過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為彼所惑爾
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羣下有言不可不審之於理但

觀此表及詩即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

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恕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恕則能體物勤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庚辰

上駐驛威虜鎮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之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於孝心然朕此行本為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為務稱朕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教皇太孫

○永樂五年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等諭之曰人於學問常以先入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訓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為能

○永樂十年八月丙辰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畧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直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

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蒲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即以經史於長孫前講說又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艱皇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越他日必為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丁卯

車駕發清水源

皇太孫從行

上於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為此者乎對曰

陛下豈為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畧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叛非彌薩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密皆非得已也

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於絶漠令不敢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嘆曰孫之語吾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駐驆楊林戍閲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狃於富貴安逸不識民難經國之務懵弗究而至於亡者朕常以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須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於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孫務本之訓勑曰爾嗣有宗社人民之寄今閒暇宜與儒臣講明此書而服膺之庶

幾克稱他日太平之望欽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勅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讀書明理為本未有不如是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勅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行立於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衆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illegible]別淑慝明賞罰以係宗社悠久之託為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聞京

郊圍獵一軍害民即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於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效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為所怨今爾於此一事使百姓感德軍士畏法足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為天下所瞻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